



生活随笔

唱腔悠悠,仿佛带着家乡的水汽与街巷烟火,一路流进这京城的大街胡同,又飘向了四面八方。

从“锅门口窸窣”唱到国家大剧院

□朱德文

在北京生活了一些日子后,我越来越喜欢看戏,各地戏曲看了不少,也算是半个戏迷。听说盐城的淮剧团受国家大剧院之邀,参加建院十八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活动,我心里特别高兴——淮剧是这次艺术节上唯一的地方剧种,犹如一份生日贺礼,从家乡远道而来。

还没进剧场,熟悉的唱词和腔调已从门内传出。“……你在锅门口窸窣……”一句落地,我仿佛被拽回了故乡。这是只有我们那里才说的“土话”,别处人说不出也写不了,可正是这样的“土”,藏着地方文化的灵魂。我站在那儿,一时竟听得入了迷。

上午演的是《宋公堤》选段和《赶脚》,下午则是《小镇》与《赵五娘》精华片段。演出每场都座无虚席,掌声一波接一波。观众来自天南地北,却被同样的剧情牵动着,跟着演员走进戏里的世界。

因为是家乡戏,我格外留心周围人的反应。旁边坐着一对来自海外的母女,母亲说,之前从没听过淮剧,是看到节目单特意来尝鲜

的。“词挺精炼,演员功底也好。”散场时她告诉我,“虽然有些词听不懂,但看着字幕,很快就入戏了。”言语间能看出,这也是爱戏之人。

我身边还有一对山东德州来的父子。老父亲不断夸演员唱腔动人、武术功底深厚,说这回开了眼界。聊起来,他知道我前几天刚看了山东的京剧《燕翼堂》,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就愈发多了。他问我:“既然戏从盐城发源,为什么叫淮剧呢?”我告诉他,淮剧起源于盐城建湖,流行于江苏、上海、安徽一带。20世纪50年代初,这个剧种被正式定名为“淮剧”。它根在江苏,花开上海,素有“古雒遗响,梨园奇葩”之誉。父子俩听了,连连点头。

还有几位从河北涿州来的老戏迷,熟悉京剧、评剧,头一回听淮剧。他们琢磨着说:“味儿不错,有点徽戏的影子,唱腔里又带点北方的悠长,大概是和地方水土有关吧!”说着还笑起来,说有机会真想去盐城走走。你看,懂戏的人,一听就能听出个门道。

当然也有完全没接触过淮剧的观众。几个东北观众和年轻学生坦言,之前从没听说过,但看了演出,打算回去查查资料,“挺新鲜的,想多了解了解”;想去盐城看看。

这场晋京演出的四个剧目,无论是彰显家国情怀的《宋公堤》,还是描摹市井百态的《赶脚》,抑或是探讨人性的《小镇》、传承经典的《赵五娘》,在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,展现了家乡盐城的韵味与魅力。它不再仅仅是一场地方戏的演出,更成为一个鲜明夺目的文化品牌,一张深情款款的城市名片,让更多人了解盐城,向往盐城。对我而言,最过瘾的莫过于这一口地道的家乡话,那熟悉的方言、婉转的唱腔,不仅是视听的享受,更是乡愁的慰藉。

走出大剧院时,天已傍晚。那句“锅门口窸窣”仍似音犹在耳。唱腔悠悠,仿佛带着家乡的水汽与街巷烟火,一路流进这京城的大街胡同,又飘向了四面八方。

现实一种

他们在孤独中学会坚强,在等待中悄悄长大。这些孩子最想要的,仅仅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拥抱,一段朝夕相伴的时光。

最想要的礼物

□化爱萍

当城市的孩子在父母怀中撒娇时,有一群孩子,他们的思念只能寄托于照片和屏幕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留守儿童。我们班级有30个学生,父母在外工作的,举起手来有一半之多。

轩轩的父母在射阳工作。想爸爸妈妈的时候,他就翻开相册,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。“有时候看着看着,眼泪就掉下来了。”他低着头,声音渐渐变小,“虽然每天晚上都能视频通话,可我还是想妈妈能真正陪在我身边。”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跟妈妈去工作的地方上学时,他摇摇头:“妈妈工作的地方离学校很远,她只有过节才回来。”我又问:“那让妈妈回来,让爸爸一个人工作呢?”他连忙说:“要是妈妈回来,爸爸就得干两份活了。”说着说着,他的眼神黯淡下去。看来我能想到的办法,他们早就考虑过。

智的爸爸妈妈在山东送外卖。“我特别想他们。”他说得很直接,“爸爸妈妈过年才回来,星期天才能视频通话。”因为平时不能玩手机,奶奶用的是老年机,只有爷爷那部手机可以偶尔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。我问他有什么想对父母说的,他说:“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。可是他们在外送外卖,晚上很晚才能回家,我也不方便去那边读书。”简单几句话,道出了现实与心愿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。

还有个孩子,也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妈妈在无锡打工,爸爸离婚后不知去向。“妈妈说,只要我们考得好,就会奖励我们。”她说这话时,语气里带着努力维持的期待。奖励或许能带来短暂的喜悦,却填补不了陪伴的空白。

陈想念父母时,会独自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,静静看着墙上那幅结婚照。“爸爸妈妈说,想吃了就吃他们买的薯片、饼干。等赚够了钱,放假就带我出去玩。”但她悄悄告诉我,比起出去玩,她更希望爸爸妈妈能天天回家。

这些孩子生活在不同的村庄,有着不同的故事,却发出了相似的心声:他们理解父母的辛苦,明白外出打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;他们懂事得不哭不闹,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抹眼泪;他们学会自己吃饭、自己写作业,却学不会如何不想念。

每当节日来临,村口总会出现一个个翘首以盼的小小身影;每当视频通话结束,总有一双双眼睛盯着变暗的屏幕,久久不愿移开。他们的心愿简单得让人心疼——不是新玩具,不是去游乐园,只是希望早晨醒来时,能看见妈妈的背影;只是希望放学回家时,能听见爸爸问一句“今天过得怎么样”。

他们在孤独中学会坚强,在等待中悄悄长大。这些孩子最想要的,仅仅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拥抱,一段朝夕相伴的时光。他们的心声简单而坚定:陪伴。

对他们而言,陪伴远比礼物和承诺来得真实、珍贵。此刻,萱萱同学的声音又在我耳边萦绕:“老师,我最想要的礼物不是好吃的,不是好玩的,而是每天上学放学都有妈妈接送,那该多好啊!”作为一名老师,我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们多一份关爱,只有走近他们,才能温暖他们。

流年碎影

几十年过去了,无论何时,也无论身在何处,我们的心里永远有一条回乡的路,这条路或许并不宽敞,甚至泥泞坎坷,但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藏着游子与故乡心灵感应的密码。

回到故乡

□顾文豹

我回故乡祭奠先贤,寻根省亲。尽管天寒地冻,但敌不过回乡的热情,回乡的激动。

下了车,我便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由南向北,从前庄向后走。诗人说: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。可是,我居然一个人也没遇到,只有高高的土堆,先挡住了我的视线,后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挖掘机的引擎还在发出刺耳的轰鸣,我绕过土堆,找到了我家老宅的位置,另一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上面,村庄已经荡然无存,甚至找不到一丝影子。这里曾经有我贫穷但温暖的家;这里曾有我淘气顽皮而无忧无虑的童年;这里曾有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;这里曾有清晨的鸡鸣和黄昏的炊烟;这里曾有憨厚朴实整日劳作的乡亲乡邻……然而这一切都成了回不去的曾经。

一棵合抱之粗的老槐树倒在挖掘机旁,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发抖,树冠上有一个破损的鸟窝,依稀能看到几片残存的羽毛,仿佛在诉说着,又仿佛在叹息着……

村前的那条小河现在已不能称之为河了,几乎被填平了,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水面,水面上结一层薄薄的冰,在冬日的阳光反射下,映出一道似有似无的虹,稍纵即逝。河边码头上的那块大青石依稀可见,固执地躺在河坎上,像故

乡的胎记。这块石头上曾磨过剪刀、菜刀、镰刀,中间浅浅的凹槽连着村庄上的人情冷暖、饮食起居、春耕秋收。此刻,它是村庄最后的“原居民”,更像一位孤独的老人,恋恋不舍地守候着这片土地。这条河曾是东仁庄的母亲河,在小村周围流淌了数百年,养育了两岸百户人家,灌溉了万亩良田;这条河也是小村连接外部世界的纽带,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,年轻人的婚嫁几乎都在这条水路上实现。贴着红双喜的“新娘子船”迎娶了无数俊媳妇,也嫁出了许多好闺女。清澈的河水默默地流淌,也默默地见证了两岸百姓的瓜瓞延绵,繁衍生息;这条河浸泡过我炎热的暑假,河对岸的黄瓜架永远是我脑海里最为惦记的“风景”;这条河曾淘米洗菜,也洗涤过无数带补丁的衣衫;这条河流淌过世代代庄稼人的喜悦与辛酸。也是在同样的冬天,我和小伙伴曾瞒着大人偷偷地“跑冻”过河,并不是非要到对岸不可,而是为了比试一下谁胆大谁胆小,为了一份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敢和好奇冒险的刺激……可是从今

天起,这条河不会再流淌,不再泛波浪,不会再有故事溢彩喷香。此时,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,已经不复存在的家园,对我的精神世界有多么重要。

一条小黄狗不知从哪窜了出来,在我的裤脚边嗅了几下,然后摇了摇尾巴,好像是在确认我的身份,我欣喜不已……这一刻,我心头百感交集,五味杂陈。这片我爱的热土,埋藏着我不绝的思恋、浓烈的乡愁与复杂的情愫。

40多年前,我们兄弟姐妹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,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先后从这里起步,走向社会,走向外面的世界。几十年过去了,无论何时,也无论身在何处,我们的心里永远有一条回乡的路,这条路或许并不宽敞,甚至泥泞坎坷,但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藏着游子与故乡心灵感应的密码。我的胸腔里奔流着先辈们遗传的热血,纯朴的基因时刻提醒我是东仁庄的游子,这里是我的衣胞地,这里有我的根……

